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九十五至九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㑺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黄奕遐

畿輔通志卷九十五

表

唐

幽州論戎事表　張說

臣某言伏以先帝以臣踐履忠孝使臣啓發聖明故侍讀春闈夙承天眷洎於中歳兼掌樞密内當沸騰之口外禦傾奪之勢陛下監撫既安自天所祐然臣

叶贊之意明神啓之開元之始首典鈞軸智小任大福過災生出守三州違離六載曲直非巳升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説今既收邊鎮委重戎麾竊以兩蕃共和能罷同異九姓遠聞撫納欲恃賊殺無侵擾之慮保兩蕃受徵發之期臣愚料之恐未然矣何者賊殺新立逞兵所加必收九姓若去兩蕃揺失九姓雖屬并州節度然其幽州密邇脱有風塵何所不至臣熟聞幽州兵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倉

糧全無貯積事未逼迫臣實憂之伏乞聖慈深以垂意博詢舊將預為籌畫事若早圖必無後悔且孤臣總衆易起猜嫌寬大失濟事之宜嚴整招怨讟之謗遠辭天聽臨事回惶如有論告臣身奏劾軍事者乞追臣面問對定真虛則日月無可蔽之期幽遠有自通之望伏乞留書在内時加矜察

為宰相賀檀州界破奚賊表　孫逖

臣等今月二十五日於易州所奏事陛下顧謂臣曰

朝夕之間諸軍當有捷書至臣等愚淺莫測天心不逾數日張守珪果奏副將安禄山於檀州界破奚賊擒生斬級并獲馬計至數千定期不差於晷刻指事有同於符契聖惟廣運神以知來微妙之言自成於繫象元通之術不假於蓍龜精義難名前古未有臣等何幸親覩明徵驚喜之誠忭躍交集伏望宣示朝列兼付史官式昭德音永用垂範無任喜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中書門下賀邢州獲白雀白山鵲表

權德輿

臣某等言今日伏奉宣示昭義軍節度使李元淳所進於邢州獲白雀白山鵲各一者謹按瑞應圖曰王者奉己儉約尊事耆老則白雀見又晉中興書曰天下安寧則見伏惟陛下純儉成化乾坤合符敬彼黃髮感茲霜毳俗既登於壽域事多驗於祥經用應昌時固無虛月昔神雀效祉乾鵲知來或用以知來或

聞諸往載豈比山禽叶貭靈虬特殊皎潔異姿追飛文映休嘉所集遐邇同歡臣等忝列台司倍百欣賀無任喜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冦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月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耶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并殺獲牛羊焚燒車帳罷械等計二十萬刺史已下面皮一百具耳二百隻

奚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者天聲遠疊
廟略遐宣白虜獲於寧臺赤夷俘於燕路臣竊窺舊
史逖聽前朝有天子憂邊清宵輟寐將軍出塞白首
言歸至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竟困塞郊之柝那停
絶漠之烽猶欲敘烈旂常告功祧廟用其暫勝謂曰
難能況幽朔巨都全燕重地薦臻奚寇猾亂華人田
讓之護鮮卑莫能深入祭彤之軍遼水唯遣相攻近
歲以來為患滋甚走單于偵邏之路懷騶支漏泄之

姦張仲武重感國恩習知邊事同三師而肄楚俘五餌以間戎乘其嚣惰之時俄得剪除之便燕犀密掛冀馬潛羈超距投石者動過千羣戟手料頭者畧踰萬計坎三鼓而河流自却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是鴟懼喪林兎忙迷穴無舟掬指有地僵屍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饜不唳淮山之鶴後隊仍窮遂分袁尚之頭顱仍裂蚩尤之肩髀穹廬落燼同甲揚灰山積雲屯大收其車乘角羸耳濕盡獲其牛羊柳水載澄

桑河無事爰施吉語入解皇威此皆皇帝陛下功格
上元運膺下武授玆成算於彼當仁震肅九圍歡呼
萬國昔艱難云始戎塵首起於盧龍今開泰有期漢
將先清於涿鹿人謀允若靈貺昭然固已上慶祖宗
下光編策錄圖洪範競三古之殊猷玉檢金泥有百
神之靈祐臣雖當防過不介邊陲空增氣於懦夫實
叨榮於下將日圍千里天蓋九重奉一月之捷書唯
知抃蹈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念風水於遐藩寄

夢寐於宣室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宋

賀平貝州表　歐陽修

伏聞閏月一日攻下貝州殺到妖賊王則者盜孽竊興人祇共忿果憑睿算悉殄兇徒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愛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

鉞驅脅士衆閉守城闉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
破而況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矢咸就大戮悖
慢者讋而肅恪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
令臣幸忝郡寄欣聞德音

知定州謝表　　韓　琦

伏蒙聖慈特差臣充定州路都部署並安撫使兼知
定州軍州事仍降詔旨不許辭免已於本月十四日
到任上訖竊以中山控扼素號權重地形坦易無陂

澤之阻先時敵騎入寇必趨是疆故國家常聚重兵擇名將以制其衝自約和以來不忘備預至於守帥之任未嘗輕以屬人然而敝稔於因循兵驕於閑放聖慮經遠赫然改圖當此之時臣謂宜得文武兼才使撫靖而訓輯之不意猥以及臣臣退自省度懼不能副朝廷寄責之重避讓莫獲無所措躬伏念臣徒守朴忠無他績效一辭樞柄三易郡守兢兢管職苟脫罪咎蒙陛下天地之度愛而全之念求舊以惟人

不使人而求備於北道更制之始首膺選用荷恩誠
厚量力因憂況今敵人講歡務存大信經畫之任最
為難處凡百措置不可默然而或必振頽綱則張皇
之勢及遂仍故態則宴安之患深伏望陛下究易調
之原察理繩之漸少寬御策俾盡驅馳事或建明特
蒙脫幸臣取不外圖扞蔽中哉營屯動存機慮之先
或有萬一之補忘身殉國此臣夙心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明

擬聖駕再祀山陵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

表 盛訥

萬歷十一年某月某日臣某恭遇聖駕再祀山陵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大孝饗親載舉秋嘗之典至仁閔下爰敷春煦之恩編户驩騰窮簷忭舞臣竊觀前代間亦蠲租一見於元封而泰山之登何義再行於神爵而甘泉之幸無名旣於禮

為不經故雖蠲而非恵孰如今日獨邁前蹤欽惟皇
上事親如天保民若子雨露濡而霜露降時動孝思
五月穀而二月絲頻勤慈念是以凉飈應節祀事再
修精禋方展於園陵軫邺遂周乎黎庶謂昌平之地
比屬宸遊勅令歳之租悉行蠲免以不驚之徒御曾
何供億之煩乃惟正之常供頓罷征輸之令即周王
之大賚何以加焉彼漢帝之賜租方斯蔑矣臣心勞
撫字懈治安之未聞政拙催科患民逋之日積欣逢

帝澤共效嵩呼伏願體列聖之心誕敷厥德推一州之愛益廣其施含而遊鼓而嬉四海歌太平之天子昌而熾壽而富萬年祚有道之曾孫臣無任云云

擬聖駕再祀山陵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表　黄洪憲

伏以聖孝綦隆展精禋於路寢皇仁汪濊勤軫恤於黎蒸合萬姓之歡心宏一人之至德光彌宇宙慶洽臣工欽惟皇上總握乾樞彌綸元化承兩宫而聚順

孝已達於神明感四序而興思慕不忘乎劒舄春霖降愓既蔫咆於迎來秋露凝悽復含情於送往乃清馳道駕六飛以星臨爰肅鵷儀率千官而露拜陳彝尊而薦信黍稷維馨依瓊席以來嘗聲容如在式惇百行之首允為萬國之觀猶謂仙蹕所經民實勤於供億第令窮簷得所吾何愛於蓄儲用發綸音大埀恩恤向猶減其半稅今并錫之全租毋俾錘艾辛勤空機杼於輸貢務使櫛墉盈積得獻壽於稱觥盍念

彼齊民皆祖宗之赤子故蠲茲成賦展尊敬之遺懷先成民而致力於神稱嘉德辭無愧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信大孝思不匱焉彼漢復沛豐徒為升潛之故唐蠲虞芮秖因輸輓之勞詎如皇恩實推祖德信一統之盛美尤千古之奇逢臣某職在撫循深慚保障恩承給復共荷忭懞幸脱考於陽城敢忘寛於尹鐸伏願緝熙純孝廣運洪仁思精爽之有凝萃祇祓於九廟念民勞之未艾普惠鮮於八埏瑤圖永固於

苞桑金潢益綿於瓜瓞臣無任云云

劄子

宋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劄子　歐陽修

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

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鑒前弊故先慎擇官吏務欲修整頽綱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舉卻致臨事闕悮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虚驚軍情未帖相次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兵扇揺結構當此之際臣實不意

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籍多端又為按察使張昷之奏論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陜西遷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廝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勞不忍廢棄豈無閒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

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㦸鎮俗尤須擇吏萬一乏人

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河朔

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賜

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為禁軍劄子

歐陽修

當司近牒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

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准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

分配兵士人數內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禁軍一百九十八人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內八十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邊保節指揮尋體問所配禁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殺戮吏民刼奪財物汚辱良善靡所不為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其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聞城中兵亂遂投定州别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卻責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

體問其人等為見城中作過兵士卻升得軍分亦累
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寃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
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怨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閒
慢處窠坐羈縻當司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
舉升降之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邊等兵士被
降配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今若先其
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大體若萬一漸形怨忿别
起事端至時難為鎮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驕兵

生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邊保節等廂軍事節蓋慮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今錄白部署司元牒分析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特降指揮下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元降配諸處兵士元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當司體問得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爲禁軍所貴

於事稍允伏乞早降指揮

論李昭亮劄子　包拯

臣等伏見宣徽南院使新知澶州李昭亮因赴任到闕朝見復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雖天恩寛假人欲必從然於事體有不可者尤須為國家顧惜綱紀也竊聞昭亮在延州日當累乞移近郡而澶淵據北道之會扼大河之津朝廷素責重臣以鎮之是委遇之意不為不優矣州境與畿甸相接兼得以便私家之

事如昭亮所請不為不從矣以至增南院宣徽之重誕告於廷而遣之今始得覲又欲遂留京師前命廢而不行為昭亮計誠可矣恐非朝廷所以命大臣而大臣於出處間自持慎重之體也外議多云比来河流頗虞決溢之患昭亮以此懇辭不去又不可之尤甚者也古所謂大臣者能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也今其名位兼中外之重亦可以同休戚矣而計較一小利害不肯宣力矧天下利害固有大於此者朝廷

欲誰使哉大臣舉措果如此將何以勵小臣哉伏望
陛下依前降指揮趣令赴任上以全出命之體下以
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覬覦之路由大臣始克如
此事體所繫不細臣等故敢極論之惟望聖慮必賜
裁擇

論保州事劄子　　包拯

臣伏見保州城内兵士等自殺害官吏以來朝廷累
行招諭及一面進兵攻取至今固守未下況地據要

害境接敵界兼訪聞敵中見屯兵界上以防托為名
其安肅軍廣信軍切須以宿將重兵鎮守控扼以備
侵軼之患且兵家之法惟務拙速今若用兵進討則
城堅難拔降勑招諭又人心未信倘不別議措置必
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
容易處之欲望聖慈於内臣選擇素有材辯可任者
令齎密詔往彼縋入城中以詔旨一二親自宣諭俾
逆黨知朝廷並貸前罪普與昭洗之意縱逆黨迷惑

未即信從其間詿誤脅從之人以使命在彼必有他變或翻然改圖矣昔唐德宗朝李懷光據河中叛累命將帥攻城不下乃以給事中孔巢父及中使持詔入城慰撫未久部將牛俊斬懷光以城降此亦前事之可驗也若但以詔勅於城外招安緣此輩自知惡逆罪不容誅亦未審朝廷確然推誠信寛貸之恩以城壁堅固糧食充足且務偷生苟延月日雖欲必取又緣諸處卒伍素不訓習攻城之具亦旋創造不惟

進攻之後城中生聚枉遭塗炭兼恐兵士等所傷必甚萬一別有他虞事體不小尤不可不深慮也以臣博採外議若令親信内臣齎詔入城諭以赦宥許其自新事必有濟於理亦便

畿輔通志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畿輔通志卷九十六

策

宋

上復幽薊十策　　宋琪

國家將平幽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邊備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番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番部之别種代居

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安巴堅始疆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舒嚕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虎林李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為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之子舒嚕代立號為睡王二年為永康子明記所簒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番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

也爲其爪牙國母舒嚕氏頣下謂之舒紳舒紳有衆二萬乃安巴堅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舒嚕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裕悅淄達烏頁等裕悅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别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巴達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琋崔廷勲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錫里高模翰步騎萬餘人竝

髠髪左衽竊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裕庫哷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脇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内雁門已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番之地也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番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為號衆即頓

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析木稍屈之為弓子鋪不設
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
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
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
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乘風曳柴饋餉自賫
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
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
勝也財豐士衆力强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

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縁邊寨柵但專守境勿輙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冦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翔雪迷空鞍馬相持氊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别命大

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犄戎之備俟其陽春啟候彼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番馬無力疲鈍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稍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番每隊用馬突

或刃子槍一百餘並弓劒骨朶其陣身解鐙排之候興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騎步人五千分為十頭以橦竿鐙弩俱進為回馬之舍陣稍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稍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

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犄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為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葢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為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為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為凶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況幽州為國北門押番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番旬浹軍糧自賫每人給麨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得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為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饑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擎裹

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饟亦未為晚

明

瀛海水患策　于慎行

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其利之不能勝害也則無以其利而留害其害之不能勝利也則無以其害而掩利善策者裁擇於便宜而注措其方畧庶克有濟乎雖然亦難矣扼腕而談其事者易奮臂而當其事者難

奮臂而當其事者易燭照而揆其事者難燭照而揆其事者易專聽而責其成者難是故計臣謀士莫能建必然之畫而成安流之勛者難之也執事按瀛海之地與憹滹流之多故思徃哲之成計悉時槩之隱情令諸生籌便宜愚生故不佞按之握算囧知縱横然而願竭其智無遁其愚夫瀛州者蓋三輔之下形九河之會道也支祁為虐則魚龍怫鬱於平原河伯不仁則桑田蕭條於巨野晧晧旰旰滔滔湯湯蓋自

昔患之自昔難之矣然而滹沲猶未合也滹沲未合則蓬湧奔騰之勢未甚而疏瀹浚導之功易舉當事者猶能措手足而不至於大壞旁裂不可收拾日者隆慶中滹沲為梗其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狀若震霆疾風而莫可禦泄於猫兒猪於桑乾決則金隄為之潰溢則千畝為之平無處弗壑無歲弗害蓋國家所頼於三輔者今且為魚鱉之窟而主計者遂無可奈何矣胡不引孫禁賈讓之事觀之也禁之言

曰開通大河浚利水道水去得美田可二十餘萬頃又省吏卒治隄救水者三萬人此轉害以為利者也是一計也禁之所以著績也讓之策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要害亭放河使北入海勢不能濫期月自定此因害以去害者也是一計也讓之所以茂勲也此夫二策者執事能熟之愚生能言之二三主計之臣能行之而卒莫有究利害之大原追孫賈之芳蹤舒廟堂之隱憂者何也則以今之時視孫賈

之時其難之難且什百此也書曰惟克果斷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疑者功之廢也斷者謀之成也今之議濬滹沲河者曰故道可復也復之而旁有議之者曰得無傷於漕河乎曰下流可濬也濬之而後有跡之者曰其如海口沙高何秦越分視公私異慮今日一議明日又一議而卒未有定算焉夫道旁作舍三年不成路岐回車千里坐失此主計不力委任不專之患也葢昔者禹之抑洪水也陸行載車水行乘舟

泥行蹈毳山行即樏當其事者勇矣不獨談其事也兆最高地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入於渤海揆其事者精矣不獨當其事也十三載過家不入君無咈命相無違言責其成者專矣不獨精其事也然後九川疏九澤灑九道通九山度諸夏乂安功施三代美哉禹之明德乎今滹沲之流水雖急力非横於懐襄之勢也歲不常溢非久於九年之逺也廟堂憂慄之主非下於姚姒之明也左右協寅之僚非讓於岳牧之良

也然彼則以四海而底平此則以一方而為壑則主計不力委任不專其故可覩矣是故仁人蒿目而語難智者借箸而畫策孫禁之畧可行也則二十萬頃之田未必非利賈讓之疏可行也則明日入海之流未必非便得其人不以羣誹揺其計專其任不以罔功壞其成庶幾哉與大禹爭烈矣

議

宋

救災議

曾鞏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災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

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它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

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户計之户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户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户計之中等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

戸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辦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處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廢屋之尚可完者

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矣失耕

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旣嚣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今外有大敵之可慮内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

貰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

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

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

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内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内乎此所為審計終始見於衆人所未見也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

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元

真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　元永貞

竊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義三代以還莫違茲道原廟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立原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在因各立廟至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罷之謹按尚書黷於祭祀時為弗欽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覩聖朝建立七廟崇奉孝享可謂至矣而睿宗

皇帝神御別在真定路玉華宮竊惟有功德於天下
者莫如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
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家
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
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祭御容非
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玉華宮照
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供罷遣太常
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之靈無褻黷之

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明

西北水利議　　徐貞明

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者乎雖然槩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創而未信葢西北皆可行也盡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盡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盡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

可行也盍先之於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抑而人信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水利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徧歷山海之境閲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為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莊

平谷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莊三河縣之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莊城東則有馬伸橋灰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别山舖及夾隂流河而下至於隂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通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蠶姑廟

湧泉戍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戍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莊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莊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鵶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莊塢導河可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之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為闢其

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名民業之官為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為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黒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肄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雈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

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玆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葢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窘而

難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覯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之於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

水田議　姜揚武

憶余垂髫時同卿徐公諱貞明奉命開三輔水利阻於浮議曰北土不宜稻也庚戌陳生國紀與涿鹿覓

越人之習水利者疏畦引水剏爲稻田阻於衆口曰北土不宜稻也余私詑曰今淶涿漁陽廣栽秔稻民獲其利矧職方氏云幽州穀宜三種鄭云黍稷稻賈公彦疏云幽與冀相接冀皆黍稷幽見宜稻故云三種黍稷稻也是幽之宜稻其來舊矣或曰淶涿之間山泉清淺正劉靖紀勲碑所云疏之斯溉決之斯散也者吾鄉亢旱則涸及三泉隄隤則水深五丈障之猶虞蕩決引之更益奔衝談水田於豐利非徒無益

實增之害也余聞之矍然曰若所云誠夏蟲之不可
語氷者矣且漳水可以灌鄴房涇水可以富關中何
吾鄉之於河獨避之如仇而畏之如虎耶及讀宋史
何承矩傳自順安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
里悉為稻田食貨誌云凡雄鄚霸州平戎順安等軍
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灌吾鄉始為塘濼終
為稻田防塞實邊具有成績稻田有八利多為溝渠
引填淤之水利一分為支河疏壅塞之害利二旱不

虞枯槁利三水不虞泛漲利四通舟楫以便轉輸利五稻一斗易粟數斗利六逋賦易完利七戎馬不得馳突利八然始必壞民丘壠多起丁夫變置川原遷延歲月都邑易騰浮議愚民潛布流言未驅載穗之車已中鑠金之口必主之密勿付之重臣勿因小害而阻撓勿徼微利而鹵莽寬其文網需以歲時則數百載之曠典庶可次第舉矣

本朝

鉅鹿隄防議

王鳳

嘗攷邢襄闔屬大勢坦衍廣輿所記廣阿澤獨隸鉅鹿是又坦衍中之汙下者也舊起城之西南以及於東北斜築長堤一道界連任平廣宗約百有餘里未審肇於何代明之末造恒暘乾旱泉流多涸沮洳揚塵民遂肆此蜿蜒虹基阻礙車兩不啻若贅疣矣一任蹂踏徑串十夷八九至順治十一十二兩年霪雨無似任縣之張家泊所滙牛尾聖水蔡馬百泉洺沙

灃八河自西而來平鄉之落漠暨廣宗之崇文仁義李槐板台諸社壞堰四散之水自南而東漳滏驕嗥大陸滉瀁鉅鹿之民不盡為魚者幾希於斯時也無論壑隣不仁而四望瀰漫亦無鄰之可壑況畚插莫施又孰是可桯之壤以崇我壅激者乎得無追憶徐文長之説渭謂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葢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深廣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葢取其細流以

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
無膜膩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
細流盡併而為陸矣猶髮之舊約於梳齒者今還束
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又何怪乎文長之言如此
顧疏之誠是也而非所論於倉卒人方簸蕩於洪濤
漩渦之間乃褒博而講王道迂濶殺人幾等於擠壑
如廣宗地勢稍據上游嘗秦越我鉅民而且不為之
所訟爭鬨會累年不息奈之何以分漳滏滏望同患

於河朔之民與上黨之民哉此必不得之數也矧古制之萬難復者井田其一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凡天下之棘手而莫何以為定無所處者則必有處也獨不聞救荒無奇策耶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夫饑溺一也其法可移以禦水何言之每見五行氣數之災偶歘一乘於莫備莫覺之際亦未嘗不紓之於數年或數十年而後再來其狎至而

頻仍者絶少但人之常情水至則繚擾跕號水退則偃仰玩忽茍於冬春交會于耜舉趾之前村落之處下流者家出幾簣簣復幾日立為成約富好義而樂輸不在此例若宅隴尤當衝要者竭作亦聽自便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知十年之後當必如陵如阜矣其下淺洎深塘既可放洩而且饒萑蒲稻蠏菰菱魚蛤之利儻馮夷縱恣攜家以登不穩於橧巢耶即室廬不無淹損前此畝鍾圖入之蓄亦足相償而鳩庀不

難矣總之疏瀹之說萬全之策也固巨莫復行豫培之說一隅之見也似易可漸舉雖卑卑平實之事亦須亹亹耐久之心又勿曰以鄉民而衛城郭之民也官紳所在分義宜然祖居難移獨不為身家孚在有司當為民計而在吾民尤當自為計

論

唐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薫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慼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

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葢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

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

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熈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自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

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

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宋

祖逖論　蘇轍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彊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彊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石勒之死也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

為徒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謝安父子乘
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
其後宋文自謂富彊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
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
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
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
而蔡謨獨以為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
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

此必將經營分裂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殫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温東討慕容西征苻堅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温終以敗衂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反而況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征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

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為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

之用自黄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彊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塋成臯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荅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葢敵彊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本朝

高允論　　魏禧

國書之役高允既免罪出語人曰吾不敢愛死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子掩卷而歎曰甚矣允之言欺我哉允忠誠正直口無所擇言身無所擇行雖微翟黑子必不愛死以欺君然允必爲此言者至高之行人所樂居而允顧退然自託於小善此古人所爲不可及也或鑽楊震金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爲太倉學

官翊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負金川門一慟耳夫廉吏惡不義之財雖使天地閒無復有鬼神震必不受金忠臣疾不義之禄雖金川門不痛哭翊必不仕且夫翊一門卒耳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矣而介然不肯少汚其志可不謂大賢矣哉魏子曰吾於允得保身焉中年既定趙簡子義田基而賞之基曰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我受賞使中年之士懷恥不義書

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有以夫

畿輔通志卷九十六

畿輔通志卷九十七

記

唐

宋文貞公碑側記　　顔真卿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洶懼邢州刺史黄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

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玄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異日入奏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嘆之前碑闕故略述於此公第三子渾之

為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謫旋
安史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叅監察殿中為中丞屬
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論撰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
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名嵩以文
武忠義之資為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
嘉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
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僝刻字之工成乎半
歲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

為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託迹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其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於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逮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為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於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駞馬送

還於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獲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奬且命待之於側門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之善利庇彼遼宇達於交衢鐵其瓶以永不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竇前注

泙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在搖落而激清抵凝沍而不閉環四序以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所向焉羲燠暍之虞濟煩乏之之艱昏懵者得以濤盪瘵痗者由之蠲愈滌汰氛坌沃洒蒸灼淡然下攻與地配久化舋闇為開敞鄰梵宮之清淨修廊對開連樓鬱峙嘯貞侶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福吉祿繁祉崇慶欲不萃於河閒之門得乎故北寺司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

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貳外閫顯榮當朝騫騫青

冥前視萬里鑿井為濟川之漸斲輪為秉軸之兆可

轉盼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名膺王府心拂

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迴倖節財蔵事彰義

將獻祉於大君貢休於元戎歸壽於高堂三事體大

公之弘誓乃戒司翰者書實刊記揭於井外大歷六

年三月記

宋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為北門重鄙言言洪河渾渾矗為巨防扼為要津堤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宵奔講言終驩行李便蕃賓客供給禮莫重焉總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為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於縣道則為令者又加難焉以是一切趨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逵為能推行而優為之且承平積久法

綱寢密監司操持羣下不得動揺吏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陰頽寢堂聽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揺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為邑宰於斯且期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取其故廨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聽事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干門垣墉塈茨凡若干工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

為過在下者不以為煩程功即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踵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壞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勢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

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為堯山不以其輕者入於心而猶為其所難剗槌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為此邑者不忍其人没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

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强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為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為代魏燕趙踣漳南蹶上黨肩尻頓僨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駭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鬭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已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

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重修北嶽廟記　韓琦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山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於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来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苟非質於圖志人咸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

所既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其後世之文乎然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霆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蘄於是畋於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象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違禍而趨福雖異於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

唐以王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以建皇極封太山祀后土曠絶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加以安天元聖之號葢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也故廟宫之制崇飾宏大惟禮之稱著於定令以時繕修歴年既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圮以漏每歲立冬天子以所署祝册就遣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之間慢神瀆禮莫斯為盛慶歴八年夏六

月琦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由於庀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為佛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勉焉弗懈於是敝陋朽撓之迹煥然一新宜神之喜肸蠁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九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文志諸廟石

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鑒也有禍福焉福善禍惡惟神之宜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閱古堂記　韓琦

慶歷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予以不肖辱其選既

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勵且患其汩於多務而志之弗處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閲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葢其持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

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令予之所為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禄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敺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懐邊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於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賔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不離几

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乎權謀而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遺風餘烈可以被於旂常傳於簡策越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談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為益是將有益於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污慢之患矣謹記

竇諫議隂徳碑記

范仲淹

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初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夀不永禹鈞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僕盜用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臂上云求賣此女以償所負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券甚哀憐之即焚券留女囑其妻善視之及笄以二百千擇良

配得所歸甞因元夕往延壽寺忽於佛殿後得金三十兩銀二百兩持歸明旦詣寺候失物主還之其同宗及外姻有喪不能葬者公為葬之凡二十七人有女未能嫁者公為嫁之凡二十八人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窮困則擇其子弟可委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給由公而活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千卷禮文行之儒主師席遠方寒士有志於學者

聽其自至凡四方之士由公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先是公夢亡祖父後十年復語公曰吾嘗告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且年壽短促令數年以來名掛天曹特延三紀之壽賜五子各榮顯公益修隂德享年八十二歲沐浴別親戚談笑而終五子八孫皆通顯於朝後之教子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瀛州興造記　　曾鞏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

為甚是日再震民譌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髙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㑹曉譌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冐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葢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於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惟北邉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寖弛不治習以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

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迺請於朝力取於旁路之羡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即於夷塗自七月庚子始

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葢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葢公經理勸督内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奬昔鄭火災子産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宫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

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余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逌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元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閭有孔子廟枉道而拜

馬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於五代之際久乃廢毁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

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辭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葢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

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改邢州為順德府記　　宋子真

皇朝以武功定天下凡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上古所不能臣人跡所不能通馬首所向蔑有能國又能遠撫長驅不施繮鎖懸制其死命於數萬里之外雖有桀鷔曾不敢喘息信有力矣至於朝廷之憲章軍國之政令公卿大臣之職業閭閻細民之疾苦俱未暇及也皇帝以仁聖之資承祖宗之託文經武緯

將大有為於天下故即位之初建號紀元維新庶政崇儉素而屏侈靡進修潔而退貪殘以四善敦民風以六條責吏治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使天下曉然治道之歸越三年九月詔以邢州為順徳府仍割磁洺威三州為屬郡旌治功也始河南既下海宇混一朝廷遣重臣大括戶口歸之郡縣用頒賚諸有功自諸王駙馬及將帥部伍其分地各有差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仍

許自署官吏邢州九縣為戶凡一萬五千皆屬達爾罕部每城置達魯噶齊一員譯言監視之人也其人武弁不習吏事重以求取為念故姦吏乗之肆為朘割始於貧民下戶次則中人富家末則權豪勢要剝膚椎髓惟恐不竭至無所與取則求貸於賈胡以供日用累息旣多逦責民以償之束縛笞榜無所不至百姓始大駭散而之四方矣千里蕭條為之一空城中纔百餘家皆以土塞門穴地出入望見單馬則匿

之叢薄間俟過而後敢出行人過客雖欲求之勺飲亦不可得為官吏者亦晝伏夜出以理訴牒人謂之鬼衙甚者或棄印而去時上在潛邸德望已著沙河縣達嚕噶齊呂誠進士馬德讓不遠萬里具言於本部願以所屬之地歸之王府遂合辭以請朝命許之仍蠲免逋賦僝閣宿負以行總六部同議官李惟簡為安撫使東平路行軍經歷劉肅為安撫副使誅其不法尤為民害者一人其餘或黜或降使不得害吾

政民之歸者如市未及朞月得戶凡三萬老幼熙熙遽為樂郡既而洺磁威三州亦相繼納土至是大比遂為天下最故有是命命下之日其安撫使劉侯秉恕知府事趙侯國輔侈上之寵光且以為邦之榮將文之石以示永久介左丞張公文謙屬筆於子真謹按邢州實禹貢冀州之地故邢侯國也春秋時屬晉其後三家分晉而又屬趙孝成王嘗築臺以朝諸侯為趙別都故曰信都及秦併六國置信都縣項羽改

名襄國王趙歇為趙王石季龍置襄國郡隋開皇十六年始為邢州唐武徳元年置總管府天寶改鉅鹿郡尋復為邢州宋末為信徳府金復改為邢州國初因之令改為順徳府其地披山帶河為古用武之國有鼓鑄灌溉之利且當南北往來之衝故民物浩繁常甲於他郡在承平時登版籍者恒不下十萬戸歸國之後尚有戸萬餘而節度使武貴於盜賊横流中一匡而定不可謂之無功及晚節畔逆竟誅死於民

間自是而後連易數節度皆故將部曲擅自廢置而繼以朘割之政為盜區者二十餘年至是而後定噫土舊土也民舊民也而為盜區為樂郡豈否極則泰固其理耶抑變而後通存乎人耶昔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而明帝不許曰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而況大都大國可以輕授人哉國家當開創之初而以并包兼容籠絡八極得一邑者使宰一邑得一州者使典一州父死子繼兄歿弟

及而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明天子在上方以仁民為首務將有如黄霸如龔遂如寇恂者踵武而出然則太平之興當自此郡始故取歴代沿革及其所廢興而併書之使後之為政者得以自擇焉

重修狄梁公祠記　宋　渤

昌平北門外舊有唐狄梁公廢祠不知始建何代大德三年縣尹遼陽王君敬率同事葺新之今中書左丞吕公天麟見之曰古唐賢輔也是祠自出雖無從

考然景行先哲修廢興善良吏事也葺而祭之宜哉凡再閱月祠之内外皆完好具其事來謁予曰祠成當識竊謂傳有之能捍大患能禦大菑者咸載祀典按狄公於唐爲社稷臣史具名節與房魏姚宋等如忠格悍后力爭廢主能以孤身當橫流中毅然不易一言史稱寧州爲勒石頌德彭澤爲立生祠魏州復有生祠皆其所常臨治恩信及人既去而猶思之者也今昌平於傳未嘗作邑而祀之何耶按萬歲通天

中罷魏州時嘗轉幽州都督中宗反正自右肅政御史大夫攺河北道行軍元帥其罷修城守具論發兵戍疏勸非是請曲赦河北脇從民人益獲免者數千萬計皆當時施行其有大恩德於燕趙閒甚昭昭夫豈直昌平哉吾嘗往來上谷漁陽古鎮戍中往往有公祠守益敦實之精惠義之著其被覆冒之境感而不忘相率祠之無疑也以公平生議之天下通祀之無不可者昔人謂聖人設祭事非必神之也亦附之

教焉其於天地示有尊也其於宗廟示廣孝也其於功烈示報德也凡是者猶按之於典以故事率而從之爾至於百代而下使人念其明德象而祭之非以忠貫天地義在人心故能然耶且梁公奚族辨記與築事偶及之云

越支場重立鹽場記　徐世隆

海上之國鹽爲寶蓋天地之富藏民之所常食不可闕者也昔夙沙氏佐神農煮海水以食人人始知味

厥後帝王繼作因民所嗜俾恣取之而無籠榷之禁建管子相齊乃請桓公煑渠展之鹽征而積之糴之梁趙宋衛諸國獲成金無算權其輕重以成霸業由漢以来廢置不一凡主國計者必以管子致齊富強之書為言時君多從之豈非事之與古殊而度之倍百與其加賦於民孰若收山澤之利之為便鹽之有官其以是歟幽州置鹽始見於後魏歷唐以迄遼金地屬京圻生齒既繁炊爨益衆嘗設提舉司於寶坻

秩視五品以重其選所轄諸場越支課居其半特除管勾一員以涖之國初草創鹽政未立任土之責一付京官時土豪被府檄鳩遺民集越支之宋家營復事煎造聚落未成京使已旁午令大償巨價鞭笞逼急田野為之騷然未幾以鹽司隸徵收課稅所衆稍息肩自鬻課之令行提領諸路者既自詭增倍鎔山爨海搜羅殆盡其徵輸入官者須厚賄乃獲歸且以所費取償於其屬大抵物直十錢估以當數十錢而

工本又稽時不給給則尅減自是灶民困矣中統元年改分十道宣撫為外臺悉革前弊然禁甚嚴下之佔罔利者陰虐無告民猶為病至元二年詔以大中大夫禮部侍郎倪德政為中都路轉運使提領稅司事答木丁同知使事寶坻鹽使崔岩臣副之倪公敦厚廉平且練財穀稔知民苦計會同僚公議凡場戶入鹽即給仍純支寶鈔不折諸物其尤貧窶者預貸工資以賙之於是富者起逋者還擔者車步者騎僑

者籍料量平牒訴息獄閈空曾不三歲鹽課以盈席袋山積瓦廬相連牛馬蔽野自再立鹽司以來幾五百年未有如今日之安靜無擾者也鄉者士庶顧樹監司石以紀政績來乞文余謂人知監司之賢不知相臣擇監司之賢故能樂人之樂憂人之憂使諸路監司皆能如倪公輩之心將澤遍天下又豈特越支一場而已哉是當有國家考績之法此不必喋喋特采其廉平安寧與人稱頌者為之書

通州重修文廟碑記　　吳澂

皇元有天下文教自京師達郡縣雖遐陬僻壤莫不建學設官以闡教事通州近在畿甸素闕廩給學官每至輒去不惟教事廢弛而孔廟亦且不葺將就傾圮永平楊齊賢由豐潤縣教諭來為通州學正思振厥職擇民間子弟可教者得三十家籍之入學謂之誦書白之官府而復其身州之祭李侯與州之長協心主張于上於是人願出力以修廟學至治二年七

月役興八月績成孔廟正殿東西兩廡處及外門上瓦下甓朽墁一新講堂敝壞葢覆而塗墐之前後隐牖中外甃砌悉備其所未備其南則敞門塾一間其北則續檐宇三間學者遂有藏息之所廟之南竪穹碑刻加封詔書示永久積年之頽靡一旦而完整雖曰學官之勤徼州官扶持之功胡能致是哉古之牧民者常以敎民孝悌忠信為急務通州之官能用意於廟學不敢後庶幾不愧古良牧之政矣州長名索

吉吉達其官承直李侯名額森其官承事在州多惠政通民便之初榆河之西有閒田欽依至元三十一年詔旨撥隸州學後運官奪取造廬舍而私其僦利齊賢愬於官戶部禮部暨監察御史直其說以畀州學如初今齊賢又以餘暇率所轄三河縣之民修其縣之廟學槩可書也

崇文閣碑記　吳澂

國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尚

也廣延四方耆碩之彦與共謀議遂能裨賛皇猷修擧百度文治浸浸興焉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至元間備監學官成宗皇帝光紹祖烈相臣哈喇哈遜欽承上意作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營建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逮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僉謂監學櫝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度有旨復令臺臣辦集其事乃於監學之北構架書閣閣四阿檐三重度

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六尋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績成材木瓦甓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煥然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講行典禮賁飾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記告成之歲月制命辭臣撰文臣澂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纂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定元年春誕降俞音國子監立碑如臺

臣所奏臣澂謹録所撰文以進臣聞若古有訓戡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武之與文各適所用然戡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天地則亘古亘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文與天地相為經緯則亦與天地相為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忽忽用武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為聖子神孫法程夫豈常人所能測知葢

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弭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即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茍非教習之有其素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為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暢文風涵育其人將與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倫紀之敘事物理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爍然相接煥然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册不

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為世用者也然則聖朝之崇文豈虛為是名也哉闇之所度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游居監學者濟濟然彬彬然人人閑於言動之儀嫺於倫紀之敘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翊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而選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

能潛心方册眞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渉獵乎淺末炫燿乎葩華曾是以為文乎上之所崇下之所以為世用者葢不在是

大都東嶽仁聖宮碑記　　吳澄

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之宗岱又諸嶽之宗也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而古今祠祭禮各不同嶽者地祇也祭之以壇壝而弗廟五嶽四瀆立廟自拓跋氏始當時惟總立一廟於桑乾水之隂逮唐乃各立

一廟於五嶽之麓若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則肇於宋氏之中葉古者祭五嶽之禮視三公葢天者帝也地者后也諸神諸祇皆帝后之臣也天之日月地之嶽瀆臣之最貴者三公為臣之極品故祭之禮與公齊等祭之秩次如公而非以公爵爵之也唐先天開元間謂漢以來王亦爵也位公之右於是封嶽祇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間致隆嶽祠猶以王爵為未崇極於是尊嶽祇而號之曰帝意在乎尊之而已禮

之可不可有不暇計吁咈哉若神僭竊同天地所以起大賢之慨也旣廟之又爵之旣爵之又像之地祇而肖像若人焉至於今莫之或改也我世祖皇帝平一海內制作之事未遑尚仍前代之舊東嶽舊號天齊仁聖復加新號曰大生郡縣並如金宋時有廟以祭東嶽大都新築規模宏遠祖社朝市廟學官署無一不備獨東嶽廟未建元教大宗師張閒府留孫職掌禱祠晨夕親密欽承上意買地城東擬建東嶽廟

事既徹聞仁宗命政府庀役開府辭曰臣願以私錢為之倘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効報也上益加賞遂勅有司護持毋得阻撓方將涓吉鳩工而開府遽厭世嗣宗師吳特進全節深念師志未畢竭心經營不惜勞費於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門於癸亥春成四子殿成東廡西廡神像各如其序魯國大長公主捐資構後寢勅賜廟額曰仁聖宮特進以書來請記予覩先開府之報上恩今特進之繼師志忠敬出於

一誠其美可書也而余因及古今祠祭循習之由以俟議禮者之討論方今襲累朝積德之餘際百年興禮之會明聖在上仁賢布列必將追復二帝三王之懿盡革魏唐金宋之駁其於東嶽也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㕑縣於其方嶽而不偏祠於郡縣夫如是雖元聖復生必無曾泰山不如林放之嘆秉太平之基新一代之典昭示萬世之法程斯其時矣何幸吾身親

見之哉

清聖廟記　馬祖常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為甸服股肱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即櫜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召名儒修禮樂之事勅有司咸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為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狀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令代言為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於今又五十年矣郡

臣前後又不知幾許人矣茲者某年某官等乃狀上
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備
領祀無官尚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告其日會太常
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
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具署矣乃重白丞
相府以孟子稱伯夷聖之清孤竹其宗國也今既像
設而廟食之宜以清聖顏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
大道之鬱也則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葢有一二世不

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鬬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飾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知已之所傳又知當世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貸以罷貨而市價不二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與邦之人尚礪其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虞集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共億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為是

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圻閲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葢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系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壎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扎䃏克公程公與令運使劉公之德其言曰扎䃏克公之為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吏皁隸不得

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壩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為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葢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皁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其耗多矣今運官絶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

馬扎薩克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其等數十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善且以垂其法於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阜隸之侵漁此謂所損者小而所益

者大也為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孔薩克公蒙古人自宿衛内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某地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别立於碑陰云

魏宋兩文貞公祠堂記　　虞集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安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

貞公徽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令二邑隷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則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宫學宫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形而合祠焉郡人梁某蘇某各以財來助司獄崔某學正楊某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集與在行間以祠事語集將篆諸石以識集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一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

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恥巽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厲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苟以其事而論之魏公言聽諫從實終厥身而宋公在相位數年耳比其

没也垂二十載不復更任柄要其得君行事誠不侔矣然而天下後世信之無二則固在於立志制行之相高者乎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去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誦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邪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習俗之弊於文法頽壞淪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簡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

者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宫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為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敬恭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董子祠堂記　　曹元用

漢中大夫董仲舒邃於春秋其學醇正有原武帝時對策三篇切中時弊致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先儒以為其功不在孟子下兩相驕主動必由禮守正不阿時公孫弘方以容説位宰相故終身不得復進夫孔子殁既久異端並興學者愈失其傳秦漢以來知道者鮮惟董子能言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以仁義禮樂正心修身為治國平天下之具論道

之大原及明於天性之說多得聖人之旨其言與行
弘深沛有餘味或者乃譏其見道未明竊以為過矣
夫以游夏之言方諸孔子猶為有疵況董子承秦滅
學之後而能造道如是詎易得哉使其游於孔門可
與十哲亞使居相位可與三代之治劉向以為有王
佐之才管晏弗及也真知言哉按漢書董子廣川人
廣川屬漢冀都郡今景州蓨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
川鎮其别墅曰董家里有祠在焉唐宋碑刻猶存縣

北門道右故有董子祠不知創於何時國朝大德初縣人林士豪嘗加補葺天歷元年承務郎縣尹吕君思誠視事始拜謁祠下顧瞻而嘆曰祠當通衢湫隘若此非所以居董子也八月遷於縣治之東東有崇臺三丈傑閣二層舊為官僚游憩之所遂新其敝仆定為董子祠更其衣冠悉遵古制明年其月落成聿修祀事務舊無縣學吕君又蘗講堂祠下為東西兩齋命教諭劉澂權主董子祠事朔望先謁孔子廟次

則及馬又為孔子像置之社學使民知所向慕呂君
字仲實平定州人由國子伴讀擢進士第補同知遼
州事以母憂去官終喪而有蒞之命清勤無私臨事
明決訟十年不絶者諄諭以理輒兩已之子愛其民
事集而民不擾咸畏威懷恵境内大治安陵道士以
久旱持盧師蛇名小青者至郡僚羅拜以禱君怒欲
取而殺之道士泣請得免後數日乃雨其不惑於邪
如是余與乃父廉訪君昔聯仕憲臺今嘉其有子而

能官也故為作董子祠堂記仍賦享神辭以繼之其辭曰蓨之土平原膴膴爰有哲人兮道傳千古道傳千古兮為紀為綱徽猷允塞兮嘉言孔彰天既佑我蓨兮篤生元哲不克取而師兮是曰自絕層臺兮巍巍傑閣兮翬飛神靈兮有托祀事兮無違想高風兮如在期進德兮逌勵繼自今兮毋怨毋怠

改修慶豐石牐碑記　　宋褧

牐於宇為閘城門具或曰以板有所蔽近代水工用

之以時蓄洩水行船世祖皇帝至元二十九年可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敬圖水為渠曰通惠河貫京城迤邐出南水門過通州抵高麗莊之壩為里二百視地形創牐附巖壁及底皆用木凡二十四慶豐其一也後二十年當至大四年諸牐浸腐窄相請以石易為萬世利且請度緩急後先作則工不迫工不迫則周且固仁廟勅準有司以次第舉由是至順元年始及慶豐之役都水少監主温

臣率其屬分督程作日役士卒及土木金石之工千有五百五十輸木萬章鐵以鈞計凡八百有竒石材三千一百瓴甓灰藁他物無算築基縱長百有二十尺三分長之二為衡廣高二丈間容二丈二尺經始於是年三月之望粤六月十有五日告成繩槼中度完好緻密公私善之明年春監丞阿禮張宗顏狀是役之為日久近牖之高深長廣幾何糜費物如干創始改作之緒庀工之勤成功之利之美求識以文予

復之曰世祖開物成務羣策畢舉仁廟克承先烈措注宏遠功不百倍不改作也臣下奉行惟謹事理之著者也記是誠宜然予疑是牐之始命名為何人與創始之歲果豐與歉或示微意於後世歟惜莫可得而知也牐非侈靡游觀之所國計民庸仰以給者猶必待歲豐而後作矧他役乎斯果作於豐年則是役不敢妄興民不敢茍勞財不敢徒用章章矣因其役并原其名是為記

通惠河政績碑記　　歐陽玄

中書右丞相鼎珠公自居平章首席既而升左相又升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卯之正月迨今數年之中濬治舊規抑塞新弊水政大修都水監長貳賓佐共具實蹟請於翰林歐陽玄文其事於石以貽後世玄曰丞相上佐天子下理百官日綜萬幾朝野政務莫非相業所經綸也奚獨於水政紀述乎其長貳賓佐進曰我國家之置都水也始於至元之辛卯

丞相謁勒哲實倡其端當時聖君賢相為慮甚周為制甚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馬眼諸泉瀦為七里東流入自城西水門滙積水潭又東並宮牆環大内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潞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百里是為通惠河置牐二十有四跨諸牐之上通京師内外經行之道置橋百五十有六牐以制蓄洩橋以惠往來乃即運糧提舉司車戸千四百五十有一隸監

專治其事匠與橋初置於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械之命匠戶學為石工木鐵煉堊皆習其技歲械匠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為常約歲若干諸匠皆石一切工役取具匠戶不擾而集國計之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年有司擅以匠戶抑配各驛以給驛至元延祐以來祖宗之良法美意日就蠹壞令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若干戶餘州縣之侵軼匠戶者悉禁絶之他戶有避徭役之頻仍因而

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隳漕法不滯有關國計民用甚重也且通惠河之將入海也衛漳貫之遡漳西南涉瀛博之野南至於臨清堂邑之壩過壩而南為會通河盡豫兖青徐四州境上之水入河絶淮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為水利溥矣有如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一蟻穴之漏則横潰莫制守堤吏與牐戶晝夜分畨邏視不贍則借兵士於樞密所係尤重故水政之修牐戶之復亟相有功於

斯甚大可無紀述乎亡聞其言乃考古而徵今水在
唐虞為澤虞在成周為川衡西漢太常大司農少府
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貳武帝置水衡都尉成
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謁者晉改都水
臺又置前後中左右五水衡以五使領之劉宋置水
衡令蕭梁改為大舟卿宇文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
水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一
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

置都尉趙宋為都水監置判監判及丞主簿等員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兼總舟航桴筏之箅就司其政以充用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盡征其入給俸禄所稱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家之厚費以利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資視古之都水有不可同年語者矣但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雍州隅關隘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不過濬洛入汴瀹汝蔡入淮而已我元東至於海西暨於河

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以上皆為我國家用東南之粟歲漕數百萬石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達東南貢賦凡百上供之物歲億萬計絶江淮河而至道通惠河以達商貨懋遷與夫民生日用之所須不可悉數二河泝沿南北物貨或入或出徧天下者猶不在是數又自崑崙西南水入海者遶出南詔之後歷交趾闍婆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過琉球日本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海而至或

踰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闕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十六相共治海內禹治水土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益兼嘗司之然則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事也歟元職在太史紀載為宜右丞相咯喇氏鼎珠其名乃祖乃父三世宿德逮事列聖篤於忠貞數從王師戰金入隣多積功伐不妄俘戮不希寵榮有陰德餘慶施於後人丞相踵之敭歷臺閣三十餘年清慎

如一熟知國家典故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決大政不徵辭色百度自貞有古大臣之風來求文以紀其蹟者都水伊遜岱爾段昂新少監諤勒哲特穆爾太平努蘇徹爾圖監丞索諾木滿濟布哈實喇卜藏布瑪勒濟延經歷實沙知事祁思道爰系以詩曰國治水官象天元冥都水有政治國大經於穆皇元龍興朔方秉令天一並牧八荒乃據析津迺建神州囊括萬派衡從其流東濬白浮導彼西山即是天津流畢昴間西挹

紫宫南出皇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東溟天池若為我豬給我漕輓徑達宸居河濟淮江陳若指掌我鑿二渠利盡穹壤雖云盡利我則不征損利利民治水水平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户籍先正昔命牐户習鍛習礪鍵木膠堊各程其藝制水有牐通道有梁息耗有則啟閉有常夫何牐户俾役驛廏是求善書俾掣之肘相君既告牐户内復每歳鳩工羣匠来族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知彼水

在國血脈在身百體輸精五官畜神相為股肱水利實興榮衛不凝股肱宣能維相君量彭蠡大野汪洋淵渟安靜𨚗瑕維相君力砥柱龍門捍彼衝潰國之樊垣有方斯定有量斯寛燮調雍容歲溢旱乾重華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底績百川是障世皇濬渠相曰諤暬身先水官相彼原隰洵美相君海内稱賢罔俾哲輔專美於前六府三事治先乎水九叙惟歌作者太史太史作歌載以龜趺

滋溪書堂記　　宋本

延祐六年予初來京師聞國學貴游稱諸生蘇伯修以碣石賦中公試釋褐授薊州判官往往誦其警句名籍甚欲一識則已赴上及還始與交因得知伯修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實曁國朝上公碩人家閥閱譜系事業碑刻表章既久又見其嗜學不厭嘗疑冑子有挑達城闕者已仕即棄故習伯修獨爾其淵源必有出師友外者詢之則果自其先世曾大父少長

兵間郡邑無知為學者已能教子為人先其大父威如先生教其考郎中府君尤嚴或曰君纔一子盍少寛輒正色曰可以一子故廢教耶先生學廣博嘗因金大明歴積算為書數十篇歴家善之府君既為時循吏又好讀書教伯修如父教已有餘俸輒買書遺之於是予疑益信又久之則其所著書曰遼金紀年曰國朝名臣事畧者皆脱藁而今之諸人文章方類萃未已士大夫莫不歎其勤伯修汲汲然至不知饑

渇之切已也且謂予昔吾高王父玉城翁當國初自汴還真定買別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置書數十卷再傳而吾王父咸如先生又手自鈔校得數百貯之因名屋曰滋溪書堂葢滋水道其南也歲久堂壞先人葺之而不敢增損且漸市書益之又嘗因公事至江之南獲萬餘卷以歸吾懼族中来者不知堂若書之始幸文之將刻石嵌壁以示嗚呼有子不知教不論教而不克如志或如志而不得及子之子者皆是也

求若蘇氏四世知為學囍哉世之致爵禄金玉良田美地者其傳期與天地相終始然有身得身失者况其後萬有一能振奮過祖禰者則又鄙昔之人無聞知撤敝廬創甲第矜貴富病先世之微不肯道而翁之堂府君能葺之伯修能求記之翁之書先生能加多府君又益增之伯修之購求方始不第能守也非有以將之能若是乎府君葺堂不敢有加以求勝前人伯修有屋京師真定皆不敢求記獨惓惓是區區

之三楹者又可以為薄俗警矣抑蘇氏雖世為學獨威如先生有著述伯修著述益富豈聞祖風而興耶然予聞自先生至伯修三世皆一子惟其能教故悉克自樹立今伯修亦一子阿瓚甫齔而穎拔可就傅伯修能繩先生義方以造之則堂曁書之傳邈乎未可槩也是為記伯修名天爵今以翰林修撰拜南行臺監察御史云至順二年十二月廿六日大都宋本記

順州儀門記

元明善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蓋魯君之臯門也新作者改舊剏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臯門應門路門今之州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儀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溫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

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繁蔚為饒郡郡城據亢爽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最高故有儀門今其址尚存郡之人咸以不屋於其上為恥屋焉則鼓鐘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迺謀諸監郡某將

建岑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割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寫之材或予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於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於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奐丹雘欻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漵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元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鬱葱佳氣

之閭羣情大悦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廼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為據經而述之俾知今之州凖古諸侯之國不為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為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名勤民者為春秋之所貶君子慎諸

畿輔通志卷九十七